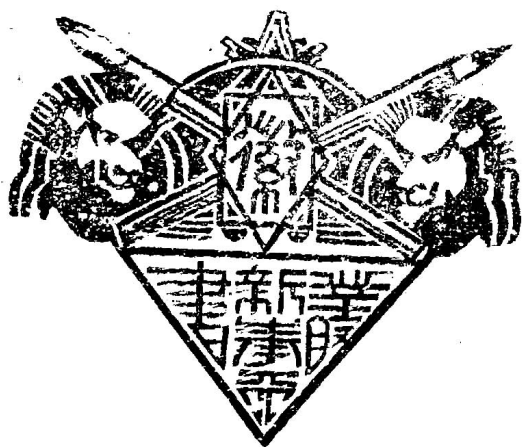


大宋八義

十六

# 大宋八義



康德四年四月八日印刷  
康德四年四月三十日發行

武俠  
小說

大宋八義每册定價二角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人

孫簡廷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武俠小說 大宋八義 (卷十六)

第十六回 阮宏芳大堂摘頭獻絕藝 趙庭悞中毒藥鏢欣逢姑母

話說八爺阮弱芳 正在與賊人 殺的難解難分之時 猛聽得一棒鑼鳴 闖來無數的差人 刀槍棒棍亂搖 少把燈球亂擺 把此人圍上 這家英雄微然一笑道 原來大八義成名露臉 專仗人多勢衆 我本當將這羣不知死的差人 殺上幾個 恐怕污了我的身 某家去也 語畢 將身形向外一縱 越過房坡 直奔前邊敗走 阮通甚是急燥 叫道夥計們等等來的太猛撞了 把賊給我驚走了 差人說道 八爺因爲有更夫來報 前邊來了賊人 不知多少 故此來帮忙兒 八爺說道 快來 咱快快拿他 語畢 縱上房坡 跟蹤追將下來 追過了二堂 來到大堂 已然沒有燈火啦 就聽那人說道 你要追緊了可防備我的鏢 八爺也知道人家的鏢打的好 就在一進步的時候 竟把此人追沒了 八爺跳下大堂 遂同夥計說道 賊人那裡去了 夥計說道 不曾看見 八爺只得返回來 擎刀各處觀看 怕的是賊人用梨花換影之計 追過去他又回來了 藏在大堂之內 八爺正在尋找之時 就覺有一物由空中落下 正掉在面上 就覺着冰涼 氣味發羶 喝叫一聲 夥計快來 夥計們來到大堂 一看八爺面上有血跡 遂將燈球向上一舉 原來大堂上面有甕 是掛燈的地方 在甕的正中 掛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順着腔子往下滴血 八爺吓壞 不知賊人在何處殺的人

把人頭掛在大堂上。這分明是要知府的官兒。和我們弟兄的名譽。此事關係重要。只得快去稟報知府。於是直奔後面走來。知府正與七爺要進二堂。就知道八爺不能叫賊人走了。二堂裏面差人正燃燈呢。阮林來到後院。見地上放着兩隻鏢。掂了掂很重。遂將鏢帶在囊中。弱芳先將賊人跑了。說與知府。又將大堂甕中有人掛頭一說。王雲清大吃一驚。吓的身形亂抖。說道：「好賊人。這分明是與本府有不解之仇。要我的功名。於是吩咐差人帶路上大堂內去看。宏芳攔道：「賊已竟把人頭掛在那裏了。待下役察看回來。稟報大人就是了。怕血煞有冲大人的官運。王知府道：「我問心無愧。一概不懼。七爺見知府非去觀看不可。只得吩咐從人打起燈籠帶路。與知府同奔前邊大堂。有人預備了坐位。知府落坐。阮通用手一指甕的正中那顆人頭說道：「請大人觀看。知府抬頭觀看。見血淋淋的人頭。慘不忍睹。知府用袖子一遮面。分派兩旁的差人將頭摘下。要看看是男女老少。衆差人向後倒退說道：「我等無能摘此人頭。大堂甕以離地足有二丈上下。知府說道：「有那麼高嗎？差人說不够三丈亦有兩丈開外。一時決找不出來那麼高的梯子。非搭脚手不可。知府勃然大怒。罵道：「無用的東西。賊人挂的時候亦搭脚手不成嗎？宏芳深施一禮。叫道：「大人不要着急。下役能將人頭摘下。知府點頭道：「七義士你就將人頭摘下。給本府一觀吧。七爺答應。借燈光向上觀看。心中思索。想這賊人必是受名人所傳。這個地方飛抓都沒有抓手。我的飛雲三緘。南北馳名。故稱鎖天猴。除我業師會此絕藝。別人不會。還有何人會這工夫。能

將人頭挂上呢 叫我想他不起 真來怪道 到了這個時候 七爺也沒有別的法啦 只得將身形向上縱 脚尖一滑地 雙手在胸前一橫 就竄起一丈二 半空中亦沒有登手 又沒有抓手 臨到向下落時 左脚一登右腳的脚面 兩手一扇 好似飛禽雙翅 把氣工運開 又起一丈二 仍是向下落 再一換腳 三股勁又起來一丈來的 已竟邁過掛人頭的環子 伸手一掙鐵環子 這工夫真是難的很 非一世童男不可 要不然七爺怎麼有妻無子呢 就說練這個工夫就悞了 前文趙華陽三戲彭鳳龍之時 曾有阮宏芳大堂摘頭獻絕藝之文 就是今日七爺在大堂上摘人頭之事 英雄把左手掙着鐵環 右手解人頭的髮髻 一手提頭 一手撒開了鐵環 把身形一轉 旋風式落在塵埃 衆人觀看七爺的工夫 個個心中贊美 真是開眼 阮林一手提頭 一手托着後腦海 爲的是叫知府觀看 還沒等知府觀看人頭 阮林生生氣壞 把頭人擰在就地 大衆一看七爺坐在了塵埃 忙將七爺摻起 齊道你老人家怎樣了 阮宏芳站起身形 說道 賊人不是與大人有仇 純是爲我弟兄前來 你等把人頭拾起一看 就明白啦 衆差人把人頭拾起來一看 就明白了 急忙遞與知府 原來拿江米面做的人頭 這個人頭做的太妙啦 用江米面摺的 與真人頭一般不二 腦子裏按上羊尿泡 殺狗的血 裝在羊尿泡裡面 那血爲什麼不凝結呢 因爲裡頭有鹼面 血一沾鹼便稀了 又加卜點兒鹽 不論多少日子也不能凝結 在羊尿泡口上按一根細竹管 細竹管中間塞卜棉花團兒 弄的不鬆不緊 因爲棉花團大了 血不下滴 棉團小了 血便一時下法

做的妙到極點 差人看了半天 都不明白 七爺心中暗道 這個手藝好似我大哥陶遇春所作 別人真沒有會的 莫非說他又傳與了別位 使人要我弟兄一生的名譽嗎 思索至此 走到知府面前說道 大人請看這個首級是假的 原是江米面所作 這個賊人非是與大人有仇 特來找我弟兄 沒有別的 求大人多原諒 我弟兄破案就是了 知府說道 明日你弟兄設法破案 破案之後 准你弟兄之假就是了 語畢 便歸後宅去了 阮氏弟兄叫差人把人頭埋了 又將大堂上的血跡打掃了 然後圍着府衙前前後後繞了一個灣兒 恐怕賊人去而復來 繞了一個灣兒 並沒有動靜 弟兄遂回下處 到了下處 哥兒兩個整衣落坐 差人獻上茶來 弟兄落坐吃茶 八爺遂由腰間將鏢取出說道 這打鏢之人甚是厲害 看看他鏢有無暗記 吾想要破此案 還得由這兩隻鏢上 八爺一看是兩隻亮銀鏢 長在半尺許 八楞 分量還是很重 後面紅綢穗 八爺一時疏忽 沒看見鏢上有字 因為字跡被磨擦的 不十分真了 八爺叫道哥哥 這鏢決出不了上八門的人 你老帶在身邊 明日到了第一樓 見了衆位兄長 互相討論 再按鏢拿人 這案決不難破 說話將鏢遞與了宏芳 七爺將鏢接過 帶在了鏢囊 吃完了茶 盤腿打坐養神 工夫不大 已然天明 打聽衙門裡有事 沒有 夥計答道無事 知府也沒問 阮氏弟兄遂告訴夥計 訪查此案 如有頭續 你們可不要伸手拿人 以免打草驚蛇 衆差人答應 奉命去訪案去了 七爺對夥計們說道 如要有事 仍到第一樓去報 夥計們連連答應 這哥兒兩整理了衣襟暗器 遂奔鼓樓西第一樓

走來 剛到了樓下 聽得前邊一片人聲嘈雜 就聽有人喊道 可了不的啦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會有這個事情 一片人聲中 但見鋪戶齊上吊板 八爺與七爺不知何事 飛奔鼓樓底下跑來 有地保看見阮氏弟兄 大聲喊道 二位班頭爺快來把 宏芳問道地保 你可知道是什麼事嗎 地方說道 鼓樓下有打杠子的劫了人啦 阮氏弟兄一聽 就氣壞了 鼓樓下竟出了打杠子的啦 遂奔鼓樓下跑來 地保說道 二位義士爺你老看見沒有 劫了兩家商人 打杠子的可漏了網啦 弟兄過來觀看 見有兩個人接着筐放聲痛哭 仔細一看 一個筐裏是砂鍋砂吊 一個筐裡是雞子 阮氏弟兄齊道 你們就不要哭了 爲什麼被劫 你們是作什麼買賣的 這兩個人止住了悲痛 用衣袖擦了擦眼淚 有人告訴兩個買賣人道 這就是兩位大都頭 這兩個買賣人道 我們一個是賣雞子的 一個是賣沙鍋的 有一個大漢在此處打杠子 單劫我們兩個人的扁担 並不劫金錢 弱芳心中暗道 竟有這樣的劫道的 不要金銀 單劫兩條扁担 於是向他二人問道 這個大個兒劫了扁担往那方去了 這二人說道 往那方去我們沒看見 他搶完了扁担 叫我二人蹲在就地 還得閉上眼睛 如要睜眼 每人一扁担 我二人不敢不閉眼 他把扁担一挂地 躍起來一丈來高 圍着鼓樓繞了兩個圈子 然而人多勢衆 一陣大亂 便不知他往那裡去了 阮氏弟兄說道 二位掌櫃的委屈啦 我弟兄賠償你們倆兩條扁担 也不要經官啦 遂叫地保買了兩條扁担 給了賣雞子和賣砂鍋的 他二人接過了扁擔 謝過阮氏弟兄 担着貨物便去了 阮氏弟兄遂向

第一樓走去 對於這件事又是氣又是樂 來到第一樓 夥計李六正站在門口眺望 見了阮氏弟兄說道 七爺八爺你老人家快來吧 你老那五位朋友都來了 那位姓趙的叫我來迎接你老人家 阮洪芳道 也是我們公事在身 故此來晚 說着話遂上了樓 進了雅坐 早有張明把帘子掀起 說道 二位要失信嗎 這哥兩抱拳道 我弟兄決不失信 於是進了屋中 弟兄們都彼此抱拳 分賓主落坐 夥計獻上茶水來 宋士公問道 兄弟 昨日討債之人 可曾本利歸還嗎 七爺搖頭道 大哥 非是我弟兄誇口 那要債的他走錯了門啦 小弟到下處時 他已然走了 宋士公大笑說道 兄弟 我想你弟兄也不是那樣之人 必是有要笑二位賢弟的 二位賢弟一同用酒吧 七爺說道 好好 連點心都不曾用過 宋士公遂吩咐李六 趕緊來酒來菜 工夫不大 酒菜齊上 大家入坐 吃酒談心 趙二爺唔呀一聲 叫道二位賢弟 大哥昨日告訴你二人同去探師 你二人言說今天告假 但不知你把假請下來麼 弟兄齊道 二哥 假可告下來了 但是我們弟兄還有點事 未能交待清楚 不能就此同大哥起身 趙二爺道 你們二人是看上飯盤啦 不願意告假 何必說謊言呢 如不願去 我們便起身了 洪芳說道 二哥不要取笑 我們哥兒兩把勛斗實在栽到家啦 趙華陽道 唔呀 咱弟兄不能隔心 有什麼只管說 怎麼就栽了勛斗啦 這個勛斗是原先栽的 還是新近呢 宏芳說道 二哥要問 就是昨天 有綠林人找到衙門 如此這般 將話對衆人說了一遍 趙華陽用手一理七根鬍子 唔呀一聲說道 啊 這個人的本領真比我們八

義弟兄在上 小兄願與二位弟兄捕盜 說着拉出摺鐵刀 那夜行鬼張明擺阻說道 二哥你  
老太猛了 問問賊人是何如人 落在何處 你老再亮刀不遲 趙華陽落坐說道 究竟這個  
賊人是那門那戶 七爺說道 我也不知 這裏有兩枝亮銀鏢 只好按鏢拿人 於是將鏢拿  
出 遞與二爺觀看 趙二爺接鏢看了看 遂遞與宋士公觀看 趙二爺道 我也認不出來是  
何人之鏢 大概是一個後生之輩 咱們只得探探便了 宋爺看完了 遂將鏢遞與七爺 正  
在此時 猛聽得樓梯登登響 有人喊道 夥計看坐 八義弟兄觀看 見由樓下上來一家武  
生相公 阮氏弟兄走到帘下觀看 但見此人中等的身材 面白如玉 掃帚眉闊目 鼻梁端  
正 通紅咀唇 牙如碎玉 雙耳生輪 正在少年 頭上銀紅色紮花武生巾 迎門上茨菰葉  
高挑 兩鬢角如意穗頭往下搭甩 上串珍珠 身上一件粉紅色的大衣 繡的大朵牡丹貼錦  
沿邊 摺金邊走金線 裡面一件大紅色襯衫 腰裏凸凸囊囊 暗中交代 藏的是刀鏢 粉  
紅色的中衣 白底快靴 手拿一把摺扇 搖搖擺擺 帶着風流文雅的氣象 叫道夥計 我  
就是一個人 要隨便用點便飯 那跑堂的說道 公子爺你老往這邊來 這公子在後 跟着  
夥計也往七爺他們這間走來 那少年見七爺站在門外 用眼睛看了七爺一眼 光華奪人 夥  
計把這位公子讓到靠窗戶一張桌子坐下 那人要了酒菜 夥計喊下去 工夫不大 酒菜齊  
上 這人脫去大衣 獨自用酒 氣度坦然 宏芳有些看的出神 八爺問七爺看什麼 七爺  
用手一打手式 弱芳也來到帘下 打起一點帘子 觀看這年輕的相公 趙華陽道 兄弟快

來用酒吧 要看人家到外邊看 在門裡窺探 豈不叫人家吃疑 說話的聲音宏亮 七爺眼望二爺直擺手 那意思不叫他高聲 趙二爺站起身形 來到門前問道何事 七爺說道 我看此人好似江湖人 我要看出他有形跡可疑之處 便伸手拿他 趙華陽故意將白帘摘下 叫道兄弟 這人在那裏 請你指與我看看 弱芳惡狠狠瞪二爺一眼道 你老怎麼如今不如當先了 這是直言相告的事嗎 他們二個人這麼一嚷嚷 那少年放下酒盃道 七太爺八太爺 也是你老在雅座 我一時未能看見 請你老恕我不讓之罪 阮氏弟兄走出雅座抱拳道 豈敢豈敢 也是我弟兄疏忽 你老早來了 失敬失敬 這武生抱拳道 不要客氣 咱們又親又友 不過客氣 你老雅坐裡有幾位 不論多少錢我候啦 趙二爺道 二位賢弟 咱可不能叫人家候了 宏芳道 那是自然 於是叫過夥計說道 那位不論吃多少 都是我弟兄候啦 這個少年說道 既然如此 我也不就不爭競啦 遂將拿出來的銀子 放在囊中 阮氏弟兄也回了雅座 七爺斟上了一盃酒 看了看弱芳 弱芳看了看宏芳 弱芳說道 哥哥 這個少年姓字名誰 咱弟兄在那裡見過 小弟實在疏忽了 把人家忘記了 宏芳說道 兄弟 你不認識他 我也不認識他了 趙華陽高聲道 你們這倆混人 把吾也埋在裡頭啦 候了人家的飯錢 鬧了半天還不認識人家 你們一定是把人家忘了 可惜你們倆人還是大扇門裡當差 阮通擺手說道 二哥 你老別大嗓門了 等着我們想想 也許想的起來 正在此時 又聽得登登登樓梯響 夥計喊道 樓上寶座 樓上的夥計喊道 請 就聽得樓

梯的聲響 響的非常的勻適 這人到樓下 脚尖一登 竄上樓來 站在樓口 舉目四望 手攬着大衣 口中直哇呀 阮氏弟兄心中有事 站在門裡忙往外看 因為二爺把帘子摘了 但見這家少年的英雄 中等身材 虎背熊腰 面似薑黃 粗眉圓眼 雙耳生輪 闊口 青虛鬚脣 剛刮的臉 頭上杏黃色八楞抽口壯巾 迎門高挑茨菇葉 青黃色大衣 豆青護領 微露米黃色中衣 白襪青鞋 這個人透出來威風凜凜 站在樓口 兩眼灼灼放光 夥計讓道 你老往裡請吧 這人微笑道 我不到裡面去了 樓口倒也清閒 你就給我拉過一張桌子吧 夥計們無法 只得把桌子挪到偏着樓口 拉過了一張橙子 這人並不往橙子上坐 一脚登着橙子 直往八義的雅座裏去看 賣座的笑嘻嘻問道 爺台你老要什麼菜 還是有朋友沒到呢 這人說道 就是自己 我吃一個便飯而已 夥計連聲是是是 問道 你老人家要什麼酒菜 這位年少的英雄說道 我要隨時應節可口的好菜 吃好不要多 你快給我做來 我還有要事在身 吃完了好走 賣座的夥計要下菜去 工夫不大 四個酒菜做得 無非是煎炒烹炸 兩壺紹興老酒 端到桌上 少年一看 哈哈一陣大笑道 好夥計 你真能體貼我的心懷 要的菜都對我口味 回頭必多給酒錢 說話間斟上了一盅 一仰脖 歪就乾了 挾了一口菜 吃着菜說道 哈哈我看你們這羣人 真是枉閱歷了江湖 你們不是爲那件事來的麼 現在就在眼前 你們不能辦事 真是有眼無珠 叫我好笑 哈哈 阮氏弟兄一聽他說話 是話裏有音 就要出去答話 五爺張明急說道 二位賢弟且慢 吾

與你們有話講 阮氏弟兄歸座 低言問道 五哥有何話快講 張明低聲說道 我看你二人的情形 要拿這吃飯的人當點兒 據我想江湖綠林做了案子 藏還藏不嚴呢 豈能自己敗露自己 這人必是有點神經病 你們二人再弄顛倒了 勛斗就栽到家了 據我想莫若多加慎重吧 這阮氏弟兄一聽五爺之言 甚是有理 心中打算這件事情 正在此時由樓梯底下跑上三人 乃是阮氏弟兄的體己人 由下面跑到雅座 跟八義客氣一番 然後對阮氏弟兄道 此地不是講話之所 請二位到下面 咱們談幾句秘密 阮氏弟兄剛要起身 二爺把眼一立道 呸 你們三位 這必是離間我弟兄 無論何事 也不致於背着我弟兄 怎麼越交越遠了 七爺說道 夥計們 有甚麼事只管說吧 我弟兄與他們幾位如同骨肉一般 夥計說道 二位太爺 既然如此 我們說出來 決無關係了 七爺說道 你們只管說吧 夥計說道 你老要問 今天有西路廳的夥計前來報告 有了案子啦 是咱們該管的地面 七爺說道 什麼案子呢 夥計說道 因有豆腐房王掌櫃的 新拉來兩車黑黃豆 卸在後頭院裡 昨天鬧賊人 他並不偷豆子 他將黑黃二豆都給摻在一處了 竟將口袋偷去三十六條 豆腐房掌櫃的報案 言說這賊並不是爲財 別物不偷 專摻和黑黃豆 這是誠心攪鬧 人家要打稟帖告官 被我們弟兄將王掌櫃攔下了 知道你老在這裏 故此前來報告 阮氏弟兄一聽氣的嘿嘿冷笑 大叫這不算英雄 這是下三濫討人嫌的賊人 七爺遂吩咐夥計回去 叫西路廳的頭目去到豆腐房 就說我們必給找口袋 沒要緊的事 也不必上告了 好在

黑黃二豆都能做豆腐 也沒有什麼損失 伙計遂下樓辦理去了 阮氏弟兄此時心中如同熱油澆心一般 酒飯也用不下去了 打算下樓走走 訪查這案子 張明在一旁道 二位弟兄不要急燥 這是小小的案子 咱弟兄再吃幾盃 不是我說大話 到外面這案子就得破 阮氏弟兄無法 只得二番坐下 那個酒焉能用的下去呢 又聽得樓下有人道辛苦 緊跟着走上三名捕快 正是阮氏的手下人 來到雅座 行禮已畢 八爺問道 你們由打那裏來 有什麼事嗎 三個差人齊道 二位太爺 沒事也不敢驚動你老 現在有東路廳的人來報 昨天夜間開了賊人啦 七爺問道 但不知是什麼案情 差人說道 你老知道東城有一位車先生 他的兒子新娶的媳婦 還是一個老秀才 七爺道 是是 那老秀才是一個寫家 又好刁詞架訟 慣打抱不平 這車先生有什麼事嗎 差人說道 昨天晚上失了盜啦 有賊人開箱竊物 把褲子都盜去啦 別的東西一點沒丟 老先生圍着被單 跟鄰居借的褲子 要打稟帖 跟馬快打官司 阮氏弟兄道 別的東西一針一線也不會丟嗎 差人說道 別物一概沒丟 阮宏芳道 東路廳有我一相好的某人某人 你們到那裡求他見車先生 就提我說的不用打官司 丟的東西 我必如數找回 交還原主 打官司也沒有什麼便宜 又不是班頭盜的 這句話還未住口 又上來了兩撥差人 前來報告 南路廳牛圈裡昨夜失盜 金銀物件都不短 拴牛的橛子和籠頭 細牛的繩子和韁繩都盜去了 拴牛的橛子都拔下去了 又是新來的生牛犢子 牛跟牛在院裏就頂開了牛啦 把掌櫃的氣的幾乎得了慢急 宏芳說

道 煩某人見掌櫃的不必報官了 准給他把東西找回來 東路夥計下去了 那班人 說班頭爺我們是北城的 宏芳道不用問啦 也出了案子啦 差人說道 你老知道北門外開了一個羊肉館 宏芳說道 前幾天我還在那裡請客呢 不是鴻慶園嗎 差人說道 不錯 宏芳說道 他丢了什麼啦 差人說道 他丢的物件還真怪呢 七爺問道 都是什麼 差人說丢的是馬勺漏勺切菜刀 小灶上做菜用的物俱都偷去 七爺說道 這買賣還怎麼開張呢 差人說道 那還開什麼張呢 只可歇一天業了 七爺說道 北路有我的朋友某人 到那裏托他去見鴻慶園的經理 叫他先賃一套傢俱暫用 我必把原物找回 北路廳的伙計答應也下樓去了 阮氏弟兄只氣得混身立抖 體似篩糠 叫道衆位兄長可曾見過 這偷東西的是賊心起 要弟兄我的名譽 這不算英雄好漢 趙華陽雙眉倒立 眸子圓睜 說你們哥兒兩住口 拿物件這個人是好漢子 人家既然與你起閥 碰巧了把東西還給送回呢 你們兩有本事把東西找回 將案破了 那才稱得起是我的好兄弟呢 背地裡罵人 真叫哥哥我打心眼裡不贊成 阮弱芳說道 二哥 你老怎麼吃疑了 趙華陽道 你這東西太糊塗了 常言道 同着矮子別說短話 你說偷東西的不是英雄 我的外號叫神偷 豈不叫我不高興嗎 阮氏弟兄抱拳道 二哥 咱弟兄情同骨肉 義共生死 你老要這樣多疑 叫我弟兄何以張口 趙華陽唔呀一聲 說道 兄弟 偷盜竊取乃是好漢所爲 咱想法子找東破西案就是了 正說着話就聽樓口的少年叫道 堂倌快來 那伙計慌張張走到少年英雄面前 叫道壯士

爺 你老還要一個得意的湯嗎 少年說道 我什麼也不要啦 把殘席撤去 夥計將盃盞撤去 算完了帳 開了清條 那人給了銀子 又多給酒錢 夥計千恩萬謝 那人說道 給我打一蒲包點心 要蒸食牛羊肉 夥計答應 下樓去了 工夫不大 把蒸食遞與少年 這少年英雄將蒲包一提 哈哈大笑說道 可惜爾等在外閱歷江湖多年 目中不識英雄好漢 語畢 提着蒲包 哼了一聲走下樓去 那八義弟兄怔怔柯柯多時 惟有夜行鬼張明 提着馬杆向樓梯下看了看說道 二位兄弟枉爲江湖大八義 叫這少年賣此狂言大話 便宜而去 阮氏弟兄說道 五哥 怎見得 張明說道 據我看大堂掛人頭 偷盜口袋牛橛子等事 必定有他 阮氏弟兄說道 五哥言之有理 待我弟兄追他 語畢 下樓去追 宋士公等也不攔他 追了多時 不見踪影 只得回歸 張明問道 兄弟可把這人追上了 阮氏弟兄說道 五哥 我二人並未追上 便宜了這個小廝了 張明說道 咱既與他對了盤兒啦大諒他也走不了 等咱消停消停 再尋找這東西不遲 大約他不能遠走 語畢歸座 就聽得外面那個武生站身離坐 走到張明跟前 用摺扇一指說道 這位先生 我學生要跟你老打攪 五爺白眼珠子一瞪這武生公子說道 這位壯士 你老有什麼見教嗎 這公子說道 你老是瞽目之人 你老怎知道那人是江洋大盜 這二位班頭不加思索 下樓就追 幸虧不曾追着 我想官府裡有錯拿的沒有錯放的 你這瞽目之人 怎麼信口亂道 要說算命沒告訴你生辰八字 我要請教請教 張明白眼珠子亂轉 說道 這家公子有所不知 我練的是透體玲瓏眼

這家公子說道：先生你看看我是做何生理？你要真能看出，就算你是名家。張明白眼珠子上下亂翻，說我實在才疎學淺，看不出閣下是那路的人。這公子微微笑道：本來失目之人，焉能够看的出來？我的面貌骨格，實不相瞞，我是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張明擺手道：閣下乃是一家闊少，不是那衙門的師爺，就是世家的少爺。阮七爺道：因為剛才那一家英雄吃飯，我五哥看他可疑，未能將他拿獲，才招惹的說出不堪入耳之言。叫公子有氣，誰叫我們弟兄是馬快之職呢？我五哥說錯了。另說：這家公子說：只顧他胡言亂語，幾乎冤枉了人家。如二位班頭聽了他的言語，將那好人拿住，押在獄中，豈不冤枉了好人？久後說話總要加以檢點才是。說的張明面紅過耳，無言回答。這位少年回了自己的本坐，因為酒飯帳是阮氏弟兄會過了，人家吃完了便走。臨下樓的時候，回頭觀看八義，兩目灼灼放光，露出是江洋大盜的情形。這家公子不慌不忙，大搖大擺，走下樓去。張明伸手一拍桌案說道：我又失了一招。這公子他是賊，七爺八爺心中也明白，因為剛才他說話露出馬脚，遂脫了大衣，追下樓去。再找這家公子，已不知去向。阮氏弟兄懊喪，翻回樓來。趙華陽道：二位兄弟可將那家公子捉回？阮氏弟兄一抖手說道：不知去向了。張明說道：我的見機稍遲，如果我心眼快的話，剛才那個黃臉的人也走不了。說話間弟兄們落坐。從新用酒。阮氏弟兄如同坐在針毡上一般，就聽得樓下人聲曹雜，跑上來幾個夥計，見了阮氏弟兄，面帶驚慌之色，說話磕磕吧吧，叫道：二位都頭爺，咱們這個跟頭可栽到家啦。